

好多年了,我每一次都是从这里路过,或是在周边参加文学活动,从来也没有深入雄安新区,认真看一看这里的模样。2025年深秋时节,我有机会来此小住两天,得以从容观赏。

雄安的宏伟规划和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的大学、医院、科研机构、企业总部等,是雄安新区此刻的景观,但我想做的,是把自己当作一位游人,或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定居于此的退休人员,在新区各处溜达、观赏。

深秋时节最容易吸引观者的,是雄安的行道树木。我看到,有些街边种植的是白蜡树,此刻叶子已经完全变成明黄色,在秋阳下反射出明亮的白光,映衬着华北平原高阔的蓝天,仿佛一片片的黄叶已然透明。我在树下行走,宜人的微风轻轻吹拂,飘落的叶片如同三三两两的舞者,旋转着、飘荡着,一派自我欣赏的怡然,一派使命完成的满足。

落叶落得最起劲的还得是槐树,有几条街上,它们细小的叶片在风中飘荡,时而扑面而来,落到我的衣帽上,仿佛热烈且黏人的小儿。雄安这片土地位于三千年前周朝的国境之内,周天子的宫殿外面便种植有槐树和棘树,官员们上朝时依序站立在树下。《周礼·秋官·朝士》记载:“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面三槐,三公位焉。”于是我们有了“三槐九棘”的成语,有了《千字文》中“府罗将相,路侠槐卿”的典故。到了唐代的西京长安,“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作槐衙。”(《中朝故事》)且有诗云:“槐街旁白日,桂路在青天。”(李频《长安书情投知己》)

我在一条街上看到了梧桐树,它光滑的树干正在由青绿渐变至灰绿,掌形的叶片也于枯变黄了。雄安的梧桐树不是俗称“法国梧桐”的“二球悬铃木”,而是传说中能够“栽桐引凤”的“中国梧桐”。“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这说的便是此树。与中国梧桐所寄寓的君子择人和君子自洁的品格与行止,两三千年来已经符号化和意象化,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李白诗曰:“梧桐巢幽篁,枳棘栖鸾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古风其三十九》)李白诗中的梧桐,从志行高远和洁身自好出发,其理想性和道德性便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以物化人”。

用桐木制琴是中国人的发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周南·关雎》)很能说明古琴在上古生活中的受欢迎程度。中国古琴的发明者是谁,一直存在争议,这也是上古历史的常见特征,《史记·乐书》记载:“(伏羲)画八卦以定阴阳,造琴瑟以谐律吕。”同时,史料中也有“神农

清晨的风,有点甜,是松针被露水浸透后,散发出的像刚揉开的松花蜜那样的香。我踩着草叶,慢悠悠往莲花山的小路上走。

山尖尖还裹在雾里,像谁用毛笔尖蘸了淡墨,在天边轻轻扫了兩笔,那轮廓欲得跟浸了水的宣纸似的,好像一戳就破。我想,古人说的“远山如黛”,大概就是眼前这幅景象吧。

怀着这份愉悦的心情,我继续向山深处走去。可是当我真正走近山脚时,眼前的景象却与远观时截然不同。远看是水墨画般的雅致,走近了,却全是现实的粗粝。

青苔滑得像刚熬化的麦芽糖,一脚踩上去差点把我摔个跟头;路边的荆棘刺也不安分,勾住我的裤子,一扯就抽了丝,留下一道刺目的痕迹;我的指尖不小心蹭到山石,沾了满手的泥腥气,像刚摸了把菜园里的土。

我忽然就懂了。那些远看的美,是雾给山披的薄纱,而距离呢,就是藏在纱后面的那只手,悄悄把那些粗粝,都揉成了温柔。

回家的路上,这个感悟就像种子一样,悄然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上周,我把一条小鱼买回家,孩子把它当成了宝贝,还给它取名叫悠悠。他搬个小板凳,脸贴得玻璃都起了雾,连吃饭都得端着碗凑过去看着,嘴里还不住地念叨:“悠悠,你看我吃红烧排骨呢,香香的,你想吃吗?”

可这小家伙的新鲜劲儿,不到三天就散了。昨天我催他喂鱼,他嘟囔着:“哎呀,明天再

梅雨天,阿婆坐在藤椅里,眼皮耷拉着,视线却未曾离开过屋檐下那枚小小的茧。

“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是个虫茧。”儿媳秀芬端着搪瓷盆走过天井,盆里是被单,沉甸甸地往下坠,“还能看出朵花来?”

阿婆不答。她的沉默是另一种语言,在这个家里,只有那枚茧听得懂。

茧是孙子小禾发现的。半个月前,他踮着脚,小手指着屋檐:“阿婆,有个虫茧!”孩子的眼睛总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如今,小禾被秀芬关在里屋写作业,窗户里传来压抑的抽泣声。秀芬的骂声紧接着砸下来:“哭什么哭!期末考试那么点分数还有脸哭!”

阿婆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缩了一下。她想起小禾出生时,也是这样的梅雨天,那小小的一团在她怀里扭动。儿子当时还在,蹲在产房外头,哭得像个孩子。

儿子是去年走的,从生病到入土,快得就像一阵穿堂风。吹过了,什么都没留下,除了这老宅和一对孤儿寡母。

秀芬开始晾衣服。竹竿架在天井两侧,湿漉漉的被单挂上去,嘀嘀嗒嗒砸出一地的小水洼。她动作很大,带着一股怨气,仿佛生活亏欠她的,她都要从这些日常琐事里讨回来。

“妈,不是我说您,”秀芬的声音穿过湿被单的屏障,“整天对着个茧发愣,有什么用,能供小禾读书,能当饭吃?”

阿婆缓缓地眨了下眼。房租、学费、水电、菜钱……秀芬每天都要算这些账,算得眉头紧锁,算得嗓音尖利。阿婆知道她难,三十岁出头没了丈夫,带着孩子,守着婆家,像一吨被拴在磨盘上的驴,日夜转着看不见尽头的圈。

雨又下起来了,细密的,柔软的,却无孔不入。秀芬慌忙把干干的衣服又收下来,抱怨着

作琴”和“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记载同时存在,这些史料在此处没必要深究,我们更关心的是使用桐木造琴、奏乐的象征意味。

说到琴音,《孔子家语·卷八》记载了一段孔夫子的小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一天子路在弹琴,孔子听到后对冉有说,子路弹的实在不是什么正派调子,“夫先王之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城。”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认为,琴为心声,乃修心养志之举,表达的是志趣与德行。“夫舜起布衣,积德含和而终以帝,封为天子,荒淫暴乱而终以亡,非

## 雄安好颜色



龙一

各所修之致乎?由(子路名仲由)今也匹夫之徒,曾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孔夫子这番话说得可是够重的,冉有把老师的话转告子路,子路又怕又悔,每日静思不食,瘦得不成样子。孔夫子满意地说:“过而能改,其进矣乎。”

那么什么才是正派的琴音呢?孔夫子在这里举出“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例子。《南风歌》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便是华夏文化传统中正派音乐的核心力量,即音乐表达的情感,与百姓的情绪和温饱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

关于琴本身,我们可以看看李白的《琴瑟》怎么说:“峤阳孤桐,石笋天骨。根老冰泉,叶苦霜月。斫为绿绮,徽声粲发。秋风入松,万古奇绝。”李白在此使用的文体乃“杂赋”,四言或六言,是一种灵活有趣的文章体例。文中说,只有峤阳的桐木才能制造出“绿绮”那样的珍贵古琴。其实,“绿绮”能够成为典故,是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故事,由这个典故,后来又引申出有关女性追求自由幸福的成语“红拂绿绮”,这便是汉语有能力“自我生长”的趣处。当然了,除了爱情,还有友谊,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言了。顺便说一句,中国古琴都

喂吧。”

结果今天下班推开门,没听见孩子扑上来的喊声,客厅里静得像被谁捂住了嘴。往常这时候,他早就该嚷嚷:“妈妈快看,悠悠又翻头啦!”可今天,悠悠侧着身子浮在水面,尾巴耷拉着,像一片晒干的海带。

孩子站在鱼缸边,脸涨得通红,两只手绞着衣角:“我昨天忘了喂,悠悠是不是要死了……”

我蹲下来,指着鱼缸轻声对他说:“你看,悠悠还在等你喂鱼食呀。”

孩子这才慌慌张张跑去找鱼食罐子,手抖得鱼食撒了一地。他蹲在鱼缸前,屏住呼吸,看着悠悠慢慢游过来,吃掉水面上的鱼食。他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回头冲我喊:“妈妈,它吃了!它吃了!”

我笑着摸摸他的头。原来,教育不是把孩子的手紧紧攥在自己手心,而是要适时地松开,给他留出一段距离,让他学着独自面对问题。就像山的美需要雾气来烘托,孩子的成长也需要一点空间,让他自己去碰一碰出错的后果,也去尝一尝弥补的甜头。

想起好友琼的时候,我正剥着一颗桂花糖。

是使用中国梧桐制作的,今日制琴依旧如古法。

最后说说雄安图书馆周边的树木吧。在这里,众多珍贵的树木中有不少五角枫(学名五角槭),其五裂的叶片正在由绿转黄,少许叶片已然嫣红。中国人秋季登山、游园时,如果在山腰处望见几株红叶披离的枫树,心中都难免生出几分来源于汉语传统的欣喜、怀友、娱亲、瞻望前途或是感怀迟暮,自然然会与大脑中依稀记得的诗歌碎片相联系。既然说到诗歌,我们就请出杜甫先生,看看他游山观枫的七言律诗《渚宫城香积寺官阁》:“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阁迥添愁。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小院回廊深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雄安有悦容公园安和塔,有白洋淀燕南堤,全都种植有五角枫,杜甫感发于生命的诗意,在这里也能体会到。

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雄安图书馆外的十几株蒙古栎,长大的树叶剑拔弩张,此时叶片虽然变成暗黄色,但那股精气却一丝不减。我之所以见到此树便心生感触,完全源于食物匮乏的童年记忆。我的祖籍在河北省南部,那里自有贫瘠的盐碱地,村内路旁种植最多的是栎树和榆树。这是传统的农民智慧,因为栎树能够结橡子,内含少许淀粉,而榆树的“内皮”也有少许养分,此二者在灾荒之年或早春三月时,皆可当作救命之食。我至今记得,皮日休曾写过一首《橡媪叹》感时伤事:“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伛偻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正乐府十篇·橡媪叹》)

其实,雄安的植物还有很多种类,以我粗浅的见识,发现此地绝大多数的树木和观赏植物都是中国的乡土物种,近几十年流行的域外观赏植物,甚至一些热门植物品种几乎没有见到。笔者不是那种偏狭的本土主义者,也不反对引进域外植物,然而,当我在雄安新区看到几乎完全是乡土物种的植物群落时,还是不由自主地心生敬佩,感叹城市景观的设计者品味之高级和见识之高远,惊叹自己穿行于本土植物中时,头脑中联想起的中国古代诗歌,还有这些诗歌感发生命的力量给我注入的营养与欣喜。风景如此独特的地方,我一定再来游玩,下次或许是来观鸟吧。

本版配图 张宇尘

# 文艺周刊

第三〇五九期

金色的糖纸,像极了高中我们俩挤在窗台上分橘子糖时,阳光洒在身上的颜色。

那三年,我们的课桌拼在一起。我笔袋里总藏着她爱吃的话梅糖,因为她嫌食堂的菜没滋味;而她,就负责帮我抄数学笔记,我看数字就头疼,她得把公式编成顺口溜我才记得住。我们每天踩着夕阳的影子回家,那影子都像缠在一起的藤。

高考后的十多年里,琼选择在东莞扎根,我则待在老家小城。我们像两只候鸟,每年春节或国庆必聚——不是去烧烤摊啃烤面筋,就是爬老家的小山坡。她总说:“爬爬山好,能把一年的疲惫都抖掉。”平时呢,我们也就是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但每一次见面,都要把积攒了一年的话掏心掏肺地讲出来。因为不常腻在一起,反而少了琐碎和摩擦,每次见面都带着一份期待和珍惜。

去年中秋在老街口吃夜宵,我开了罐橘子汽水,碰了碰她的杯子:“哎,你记不得,高中时我们为了一根钢管吵架,我还哭着说再也不理你。”她咬着烤茄子笑:“早忘了——我只记得你把最后一颗话梅糖塞给我时,我被酸得龇牙咧嘴直皱眉头,你却在旁边哈哈大笑。”

前段时间琼发来微信说,东莞的桂花开了,要给我寄罐桂花蜜。我坐在阳台藤椅上回她消息,风里仿佛飘来桂花香,忽然就把这阵子的事都熬成了一碗温温的糖水——山上的雾裹着山,我放了手教孩子成长,琼和我隔着千里却把友情养得更甜。原来太多的美好,都需要在恰好的距离中,才能酿成最醇厚的诗意。

潮湿的空气,“死了!不会再回来了!就像这破茧,里面根本就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她扔下笤帚,崩溃地蹲在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积压太久的泪水,来得比梅雨更汹涌。

阿婆一动不动,她看着儿媳颤抖的背影,看着孙子惊恐的眼睛,最后,目光落回那枚茧上。它依然悬在那里,藏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那一刻,阿婆凄哑的眼眶忽然湿润了。她走向秀芬,不是以婆婆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同样遭受过生活磨砺的女人的身份。她枯瘦的手落在儿媳抽动的肩膀上。

“会出来的,它没死。”阿婆的声音很轻。秀芬抬起满是泪痕的脸,愕然地看着她。

第三天天还没亮,就听见小禾大声喊着:“阿婆!妈妈!快看!”

那枚茧的顶端破了一个小洞,一个生命正挣扎着从中脱离。它湿漉漉的翅膀皱缩着,脆弱得不堪一击。它停在那里,积蓄着力量,等待一场蜕变。

秀芬忘了手里的活计,小禾屏住了呼吸。阿婆站在最前面,她的脊背似乎挺直了一些。

过程很慢,很艰难,但最终翅膀渐渐舒展、变硬,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色泽——不是蝴蝶,是一只巨大的蛾子,灰褐的翅面上有着宛如眼睛的图案,深邃又神秘。

它完全脱离了那个困了它许久的囚笼,颤巍巍地爬了几步,然后,一跃而下,带着生命复苏般的暖意,跌跌撞撞地落在了阿婆苍老的手背上。小禾紧紧抓着母亲的手,眼睛瞪得圆圆的,他回头看向母亲,发现母亲眼中不再是往日那般焦躁,而变得柔软起来。

蛾子停留了片刻,再次振翅而飞,绕过阿婆、秀芬和小禾,最后,穿过天井上方那片四方的天空,消失在晨光与流云之间。

那个年代,城市里骑自行车的人还不算多,农村更是少之又少。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里若是能有辆自行车,生活的劲头都会增添几分。

我生活在天津城市近郊,儿时的记忆里充满了美丽的田园风光,尤其是秋天的麦场,是刻在我心中的快乐图腾。秋高气爽时,空气中带着令人心醉的草香,我与小伙伴爬上高高的草垛,从上面滚落下来,爬上去再滚落下来,直到孩童那稚嫩的哭声,划破了闪烁的星空,才在母亲的呼唤声中回家。

当时,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母亲为挣工分也整日忙碌。农忙时,姨姐就把我接进市里和姨妹做伴。有一次,父亲来市里办事,顺便接我回家。一路上我很兴奋,因为父亲给我买了两瓶橘子水和一包奶糕,而且我还坐在了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自行车的车轮在柏油马路上飞快前行,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样自由地滑翔。自此,我在心里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那就是长大后,一定要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以后再随妈妈进市里,即便是搭乘生产队去交菜的马车,我都觉得十分过瘾,想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心愿也变得更加强烈。我感觉快速旋转的车轮,能加速实现我的梦想。

十八岁时,我便参加了工作。我们的村子很大,工作的针织厂搬到村庄最西北,每天从家要走半个小时的路才能到。身旁的姐妹妹逐渐都有了自行车,来回相伴走路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候,早班与夜班时,我只能搭坐别人的自行车。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想买自行车必须先有购车票。一张小小的购车票,不但要花人情钱,还要有门路,这对于我来说还真是个难事。

一天傍晚,邻家男孩推开我家的门,怯怯地递给我一张自行车购车票,说是早知道我想要一辆飞鸽自行车,可一直没有搞到车票,这次他好不容易寻到一张天津自行车二厂的红旗车票,便想着给我送来。我接过购车票,看到上面注明是一辆粗管儿弓梁二六紫红色坤车。我顿时兴奋不已,这也是我理想的车型和颜色。短暂的兴奋过后,我又不免愁上心头。购车票还有一周就到期了,我上个月的工资交给家里盖房用了,买自行车需要二百块钱,这咋办呢?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堂屋的门吱扭一声,好像是母亲出去了。不一会儿母亲回来,她摇晃着睡眼朦胧的说:“闺女,快起来,我刚刚去振鹏大娘的早点铺子借了二百块钱,今天咱就把车子买回来。等你这月发工资,抓紧把大娘的钱还上。”

自行车商店远在市里的河北大街,具体门牌号我记不清了,反正距离我家有近三十公里路程。清晨,我们娘俩儿搭乘了别人的自行车,到津塘公路坐了51路公交车,行至合江路终点站下车,再换乘24路车到河北大街,下车后很快找到了购车商店。属于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终于买到了。妈妈千叮咛、万嘱咐后,去西北角看望自己的姐姐了。我揉了揉平日坐公交车往返城里的路线,深吸一口气,骑上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独自踏上了回家的路。

骑三十公里路程无疑是困难的,况且还是炎热的盛夏时节。我既兴奋又忐忑,一路上虽然认

编辑手记:

随着文中自行车车轮的转动,我们仿佛跟随作者踏上了一段跨越数十年的记忆之旅。

这是一段属于一代人、一座城的共同记忆。文章以“自行车”为核心意象,巧妙地串联起个人成长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双重轨迹。每一辆自行车的更换,背后都承载着特定时期的生活印记与情感重量。从凭票购车的计划经济,到私家车普及,再到如今便捷的地铁网络,作者用个人经

推开那扇褪了漆的木门时,檐角的雨正巧滴在我的脸上。书店里暖黄的灯光像化开的蜂蜜,缓缓地在空气里流淌,将排得密密麻麻的书脊,染成深浅不一的金色。陈老板从老花镜上抬起眼睛,看见是我,只点了点头,又低头去整理手中那本散了线的古籍。

“还开着呢?”我把伞靠在门边,水渍在磨得发亮的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开到最后一次钟摆停下。”陈老板说话总是这样,带着点旧书似的、脆生生的诗意。我笑了,这间藏在老街深处的“时光书屋”,连招牌上的字都模糊了,却固执地守着它自己的时间。

我熟门熟路地走向最里侧的哲学书架,手指拂过一排排书脊,触感微凉,有些书落了薄薄的灰。这里的时间流速,似乎与门外那个霓虹闪烁、准备倒计时的世界全然不同。我抽出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翻到中间,忽然一枚早已干透的银杏叶书签映入眼帘。那还是多年前,也是一个这样的雨夜,我第一次发现这家书店时夹进去的。书签的边缘有些卷了,像一片真正衰败的叶子。

那时,我刚经历一场惨痛的失败,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躲进这间书店,漫无目的地乱翻,直到在尼采的这本书里,读到一句用铅笔轻轻划了线的话:“我爱那一种人,他除了看见事物的深渊,便别无所求。”旁边还有一行极小的、属于陌生人的批注:“深渊也

真地辨认方向,但骑到新开路与唐口地道时还是走岔了,没有按内心的路线骑行到津塘公路,而是到了一条不熟悉的路。好在经过南大桥与增新窑后,我筋疲力尽地到达了杨北公路。过程虽然艰辛,但我和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终于安全到家。

有了第一辆自行车,我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我就像拥有了一匹骏马,工厂的村路与城市的柏油路,都成了我任意驰骋的大草原。周末时,青少年乐园、第二工人文化宫、滨江道与北宁公园,都留下了我与姐妹们车轮的印记。渐渐地,我发现城市的自行车道已不像十多年前父亲骑自行车接我时的样子了,当年的自行车寥寥无几,可如今若遇到红灯,等待的自行车要排出很远。当绿灯亮起,自行车大军就像海河涨潮时涌动的河水,浩浩荡荡。与此同时,随着车轮的转动,悦耳的车铃声此起彼伏。我所挚爱的城市恰如一幅生动的人间烟火图,而我就是这城市血管里流动的一滴血,是海河水流里的一滴血。

转眼间,我的第一辆自行车,陪我从青涩走进恋爱的季节。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今有我一个天津姑娘为办嫁妆,估衣街买被料,劝业场买新衣,中原公司买天津产的北京牌彩电,东丽商场买天津牌的长城系列小家电。当把这些置办妥当,又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我还需要一辆新的自行车。这次,我一定要买天津自行车一厂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

婶家五哥骑着自行车,一路驮着我到河东六纬路。买车早已无需购车票,六纬路上的天津自行车一厂、二厂、三厂门市部,一家接着一家,让买车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上世纪90年代初,姑娘们更倾向于买漂亮的公主车作为陪嫁,我也不例外。通过性价比、款式、颜色比对,我选择了天津自行车三厂生产的红色斯塔特公主车,车子轻便舒适,而且保修期长。买这第二辆车虽是我自己的选择,可未能如愿买成飞鸽牌自行车,多少还是有些遗憾。

婚期如约而至,送嫁妆的前日,天空落了很大的雪。红色公主车在白雪皑皑之中分外鲜艳,它火一样的颜色不仅点缀着我的

人生,也给我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一份温暖。我的第一辆紫红色红旗自行车,陪伴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也完成了它陪伴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使命。

婚后,我带着我的斯塔特公主车搬到镇上居住,与市里更近了一步。再后来。我得偿所愿又买了第三辆自行车,这次是天津自行车一厂的飞鸽牌墨蓝色二六公主车。车子很漂亮,但没有了我买第一辆自行车时的兴奋。车的后座上安装了儿童座椅,用来接送我的儿子。这辆自行车非常耐用,我骑了很多年,后来又送给了我婆婆。

来到镇上没几年,我会学会了驾驶汽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驾龄。我驾驶的汽车,是当年第一辆红旗自行车的颜色。我不愿遗忘快乐的日子,所以在买车时选择了当初的紫红色。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回忆起年轻时骑着天津生产的自行车,如同辛勤的小蜜蜂到处采撷花蜜一般,在城市与农村中穿梭。现在,我很少骑车或开车去市里,一条条地铁线的开通,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天津正以高铁般的速度,让城市的车轮驶向全国,驶向精彩纷呈的崭新世界。

历,细致地勾勒出天津从一个工业城市向现代化都市转型的清晰脉络。

在作者笔下,“车轮”既指代着交通工具,又是时代前行的隐喻。那些留在记忆里的车轮声并未远去,提醒着我们,天津作为北方工业重镇的骄傲——飞鸽自行车、北京牌彩电以及长城家电等,并非只是过往的名牌产品,而是切实温暖过一代人生活的物质存在。

在凝视你,孩子,但别怕,它还有星空。”那晚,我就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一直坐到书店老板温和地提醒我要打烊了。外面,迎接新年的钟声已敲响,而我在这里,完成了一场与深渊安静的对视。

门口的风铃响了,进来一个

## 旧书店的钟摆

贺源

这间书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温柔的钟摆,每一本被买走的旧书,都是钟摆的一次摆动。它们从这里出发,进入另一个人的生命,在另一个空间里被翻开,在另一种灯光下被凝视。

临近零点,外面的喧闹声随约传来,是整座城市在集体读诗。老板没有去看墙上的老式挂钟——它早在很多年前就停了。他走到门口,拉开门帘,将门完全打开。清冽的空气涌了进来,冲淡了室内陈年的书香。远处传来欢呼声,天空呈现一片片转瞬即逝的绚丽。

男孩和母亲已经离开,带着他们选定的新年礼物。女孩大概正和她的旧诗集,在某处感受浪漫的诗意。而此刻,我手中的书,虽书页泛黄,却比任何崭新的扉页都更接近永恒。

“新年快乐。”陈老板对我说,也像在对这满屋的时光说。

“新年快乐。”我回答。随手把书插回原位,留下那片银杏叶,依然在那里它的位置。

我拿起它,走进已属于新一年的夜色里。身后的灯光熄灭,门被轻轻合上。我知道,钟摆完成了它最后一次优雅的摆动,一段被无数人共同翻阅过的、沉静而丰饶的时光,稳稳地,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手中。

## 城市的车轮

刘均红



## 津门印记